

## 品茗

■ 刘新辉

第一次对茶留下深刻印象,是2005年去云南旅游,导游对纳西族男子的介绍。导游说,纳西族男子不用干活,每天只享受“琴棋书画烟酒茶”,把“茶”与“琴棋书画”相提并论,我才知道品茶是文人雅士的雅趣。刚好云南又是“茶叶之乡”,所到之处都是茶园,茶庄,导游也推介,听得我心神向往,也买了几种茶叶回来品。只不过,那时年少轻狂,心野好动,很难静下心来品茶,茶之妙处也浅尝辄止。直到现在,我才渐渐品出茶的妙处。

茶,“茗”也。茶,生津止渴,提神醒脑。古人爱茶,有诗为证:“吟诗不厌捣香茗,乘兴偏宜听雅弹”,又曰:“竹雨松风琴韵,茶烟梧月书声”,郑板桥又曰:“墨兰数枝宣德纸,苦茗一杯成化窑”。独自品茶之时,乘兴读书,吟诗,弹琴,作画,颇为清爽,也营造了一种闲适高雅静谧的意境。品茗成了文人士大夫的一种共同的审美情趣。

茶,有红茶、绿茶、白茶……吾独爱青茶中的铁观音。每次泡茶之前,我都习惯先闻闻它,有兰花的清香,顿时心旷神怡;泡好茶后,观其色,见它在茶杯中逐渐变软变绿,舒展开如树上的一弯新叶;茶色碧绿,古诗云“碧流霞脚碎,香泛乳花轻”;再慢慢品,细细尝,清香甘甜,回味无穷,五脏六腑,酣畅淋漓。

品茶,太急不行,急则烫嘴;太慢不行,慢则太凉,已无茶味。关键在于不急不慢,不骄不躁,这就是茶文化,也是一种人生态度,“于高处不骄,于低处不躁”,沉稳淡定,以平常心,平静心前行,收获无限春光。

品茶,可独品,独品有独品之趣。亦可共品,三五好友或同行,于雨后,“秋夜凉风夏时雨,石上清泉竹里茶”,共饮一室,酸甜苦辣,嬉笑怒

骂,一杯又一杯,一壶又一壶,碰碰杯,干一个。消化了情绪,畅谈了人生,交流了信息,增进了友谊,谈成了生意。茶后,心情平静,心灵充实;茶友指点一二,开启了智慧的大门。分手之时,已是收获满满,轻装前行。这也是饮茶的妙处,久而久之,亦形成了茶文化。

品茶,发展到现在,更是盛行。因为医学发现,品茶还可减肥瘦身,可降三高,可防治早老性痴呆,可抗压力、抗焦虑……在全世界都很盛行,被称为“东方咖啡”。

品茶,人们也不断地推陈出新,跟上时代的步伐。如颇受年轻人喜爱的“红茶拿铁”,就是红茶和牛奶的结合,别有一番风味。

“琴棋书画烟酒茶”中,茶更受欢迎,因为“烟酒”伤身,“琴棋书画”又太雅,曲高和寡,能懂能品的人少。只有茶,雅俗共赏,不分阶层,不论文化,无论男女,不分老幼,普遍欢迎。所到之处,无论是酒店,还是私人住宅或是专门的茶馆……都可见人们在品茶。

正因为茶有这些有形之作用和这些无形之文化,于是全民喝茶,买茶,赠茶,一些投机客看到商机,开始炒茶。

尤其是普洱茶,在“炒茶人”的运作下,它逐渐变成了“期货”“股票”之类的产品。从一斤“几千元”到“数十万天价”,甚至于出现了“一饼茶叶可买一辆宝马”的言论,其结果,最大利益获得者是炒茶者,不少买茶者被割了韭菜。如此炒茶之风盛行,也使茶这个高雅、古朴的代名词,变得有点庸俗、市俗。

愿大家都摒弃功利、浮躁之心,让茗回归本真,愿品茗之人品的不仅仅是茗,更是真正的茗文化。

## 走进状元故里

■ 黄景隆

今年的冬天来得有点早,10多度的气温在往年已是深冬。

随着化州市作家协会组织的“走进美丽乡村”采风团,跟着热情高涨的作家们,走进吴川吴阳这个神奇的地方,走进状元故里。

在这里,我看到了美丽的芦苇花。远眺,犹如北方茫茫白雪,梦幻迷人;近望,是超过一万平方米的连片白花,令人称奇。

在芦花前,读着诗人余亚飞的《咏芦苇》:“浅水之中潮湿地,婀娜芦苇一丛丛。迎风摇曳多姿态,质朴无华野趣浓。”我感悟到芦苇的朴实。芦苇在生长的过程中,只有黄、绿、白三种颜色,它茎叶细长柔弱,不像其它植物那样粗壮显眼,花朵为白色,小而朴实,呈现圆锥花序,没有其它植物那般艳丽而又丰满的花朵。

在美丽的芦花前,我感悟到它顽强的生命力!芦苇不易折断,就算将其折叠,它仍然可以正常地生长,体现出坚韧不拔、顽强拼搏的精神。芦苇在每年的秋冬季节就会干枯,次年春季才能再次长叶生长,但秋冬季节干枯的芦苇仍然保持直立生长的姿态,就像保家卫国的战士,即使生命结束也不忘自己的责任。

走在吴阳霞街村整洁卫生的街道上,一股文明朴实之风迎面吹来,我深深感受到这里浓厚的文化气息。

在吴阳霞街村的林家故居和林家祖祠,正门口上方的“状元”匾格外醒目,气势恢宏,雕梁画栋,历史悠久,保存完好,沉淀了深厚的历史文化。

走进霞街村“状元坊”,只见8米多高的珍贵的历史文物状元坊,一字形,由三个拱门组成,顶部飞檐翘角,绿色琉璃瓦,建筑造型壮丽,富有文化气息。中间高大的拱门上嵌刻了林召棠亲笔字“状元”石匾,这两个字正楷字体,刚劲有力,气度不凡。状元坊大门两侧有楹联“召伯甘棠长留遗爱,公门桃李蔚起英才”,两侧拱门上有横联“门承通德”“旌表高贤”。

走进林召棠纪念馆,但见林召棠纪念馆庄严肃穆,三进建筑,每进的大门门楣都题有横匾,首进的横匾为“海山别院”,是于右任于1932年所题;二进的横匾是“守一养和”,三进的横匾是“心亭亭居”。馆的正厅中央挂着林召棠大幅全身画像,馆内有林召棠的生平介绍,状元墨宝,状元的朝服、端砚、印章,状元的家训和手书真迹,历代名人的题联、题匾。

在吴阳霞街村这片神奇的地方,不仅诞生了粤西唯一的一个状元——林召棠(道光三年1823年),更是培育了博士生二十四人,举人八十人,进士四人,真正是人杰地灵,人才辈出之地。

最后,我们采风团来到霞街白沙湾,这里濒临南海,土地肥沃,风景秀丽,湾阔水深,江岸森林茂密,江面渔帆点点,渔船、货船、客船争相泊岸,商贾云集,热闹繁荣。

神奇的土地,美丽的芦苇花,神秘的状元坊……让我流连忘返。愿状元林召棠勤奋好学的思想品格永远激励粤西人勤奋好学不断进取!



希望的田野 ■ 周文静

## 母亲的微笑(外一首)

■ 舍得

收割残年的日子  
母亲再也弯不下腰  
她躺在病床说  
她在白云上面飘  
她眼睛永远闭上了  
嘴角还荡漾着微笑

我是一棵小苗  
母亲总是把微笑  
化作阳光化作雨露  
滋养我梦想成为天骄  
我怀揣着母亲的微笑  
奋进梦想的目标

梦想与现实的距离  
相差不少  
我的心被失落缠绕  
母亲还是用微笑  
滋润着我不屈不挠  
她说平安健康最重要

我收集母亲的所有微笑  
都被母亲的皱纹吞噬掉  
人生是一壶水 只是  
母亲风烛残年的温度  
已经泡不开生活的茶  
也没法再伴我风雨同路

母亲用尽最后一抹微笑

想抚慰我成快乐的小鸟  
可我怎么也控制不住  
泪珠串串往下掉……

老屋

一朵白云  
栖息在老屋的房檐上  
鸽子围绕着母亲  
飞进了太阳

母亲的笑越过围墙  
在村口张望  
等我归来  
岁月飘成一枚枯黄

让皱纹雕刻心里的等  
等成一幅遗照挂墙上  
依旧用笑容  
迎接我风尘仆仆的脚步

我蹒跚的脚步  
何时踏进了老屋  
早已歇在了角落的油灯  
再也没了能量倾诉

老屋的房檐  
翘首于风中  
母亲唤儿张开的口  
成了漏风的墙洞

## 七律·洗夫人诞辰

■ 种玉

星光闪闪照天宮  
洗太煌煌映碧空  
桂树婆娑邀貴客  
嫦娥微笑迎春風  
千年世界一巾幗  
萬載神州眾念容  
愛國愛民求一統  
載仁載德庶黎融

## 生命的味道

■ 琼音

在一个苍翠葱茏的夏天,父亲在痛苦中永远闭上了眼睛。

父亲去世后,他房间的摆设如故:床静静地靠在窗边,助走器寂寂地立在房角,抽屉里摆放着父亲生前的照片及几本留言,茶几下摆着他没有吃完的药……睹物思人,一股怀念与凄楚顿由心生,我多么希望还能看见父亲。

2009年冬天的一个早晨,梦中的父亲被剧烈的胸痛惊醒,不能起床了,后来被一间大医院诊断为癌症,医生说能活三个月不错了。

父亲,原是多么伟岸的父亲!

得知诊断结果,毫无思想准备的家人被吓得不轻,悲伤至极,回家的路上,哥哥弟弟走一程泪一程,蒙在鼓里的父亲,大小便时要人抬入抬出,也感觉到自己病得不轻。

此刻的父亲如风雨中飘摇的葛藤,家人走上艰辛的寻医问病的征途,当了解到有一种对绝症有疗效的药,家人便克服种种困难买到药。

服药后,父亲的身体状况奇迹般好转:胸痛消失,原来不能起床的父亲,可以借助助走器在平路上颤颤巍巍地挪动了,基本能自理生活。因为药的奇效,父亲创造了生命的奇迹,也推翻了医生给他下的仅有三个月生命的断言。

我们在惊叹药能创造生命奇迹的同时,父亲却不得不面对一个残酷的事实:证明药起效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出药疹,药疹疯长,药效越显著。从此,服药后的父亲变得面目全非:他的脸部、嘴角、眼角、胸部、腹部、背部、四肢等部位布满了大小不一、凹凸不平、密密麻麻的红色药疹,稍不小心,被挤破的药疹流出脓液及血水。最严重的是背部与头枕部的药疹,睡觉时被反复压逼挤破而感染,旧的不退,新的疯长,经常出血。

有一次,我帮父亲清洗头枕部的药疹,此处药疹又红又肿又大,密密麻麻,层层叠叠,药疹、头发、血迹紧紧地缠在一起。我用沾着药水的棉枝轻轻地擦洗药疹,暗红色的血顿时从擦洗部位流出来。偶尔头部发痒,父亲用手轻柔药疹部位,流出来的血又沾满了父亲的双

手。坐在沙发上的父亲,头往沙发一靠,血又沾在沙发上。睡觉时,药疹处的血又把父亲的枕巾、衣领处及上衣的背部弄得血迹斑斑,稍不小心,血又沾在被子。走在街道上时,几只苍蝇闻味而来,一路追随,停留在父亲后枕部沾着血迹的药疹上,回到家时,苍蝇又从屋外追到屋内。久而久之,父亲的身上、房间便散发着浓浓的血腥味。

浓浓血腥味,这是患重病的父亲特有的生命的味道。药效最显著的时候,也是这种味道最浓的时候。伴随着药疹,伴随着血腥味,父亲以立着的生命姿态,迎来一个又一个朝霞,送走一个又一个黄昏。

2012年一个夏天的早晨,父亲又说自己浑身无力,不能起床了,我们以为是缺少运动的缘故,叫他尝试起床,可是,他失败了。父亲不解地自语:“本来好好的,怎么一点力气也没有了?”众人七手八脚地帮扶着父亲起床,抬着他去大小便。此时我发现,父亲的旧药疹还在,却不见新药疹了。

不知情的姑妈高兴地说:“你们看,我叫医生开的消炎药多管用,大哥的头枕部药疹结痂不出血了,枕巾较为干净的。”我们沉默不语:父亲身上不长新药疹,父亲身上的血腥味变淡了,这意味着曾经将父亲从死神手中拉回来的药失效了。

药物失效后,原来立着的父亲彻底趴下去了。

父亲的身体状况骤然恶化。先前父亲还可以吃少许饭,后来就算喂流质,他也呛咳不停,不能下咽。先前父亲还能斜靠在沙发上,后来父亲连翻身的力气都没有了;最后靠在沙发上父亲的头便径直地朝地板倒垂下来。

父亲在医院里度过了生命中最后的日子。他是带着疼痛,在痛苦中离开这个世界的。

血腥味,这是患重病的父亲特有的生命的味道,是生命走向没落的一种味道!但它见证了生命的“生”的艰难,那时的父亲是实实在在的父亲,随着这种味道的消失,父亲的生命便走向尽头。

深深地怀念父亲!